

序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衰颯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

黔書序

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由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表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衛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客其眞黔產者則皆苗獍犵狁之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

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懷柔之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沈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衢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慎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途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啓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啓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旣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卽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沈之識具雄奇而擅輿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

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蠹刻木皆可入  
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  
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  
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  
丹砂卉革砮礮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  
黔以爲名邦以爲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  
天末一隅爲曹鄴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  
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  
者旣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  
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含之狀麟元之注  
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塲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  
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  
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擷取而各  
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  
述之兼美者莫踰於此矣因樂爲之序以附不朽云康  
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

余爲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爲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爲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禴將以教思爲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爲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禴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術以教育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蒙之甚者也菴愚闇塞而弗率厥廸者有之桀驚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

以蒙自命者耶若夫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  
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  
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於此殆又有虛懷  
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嘉炎又題

黔書序

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上卷目錄

叛建

改隸

設科

建學疏附

定黔

苗蠻種類部落

苗俗

黔風

土官

方言

治苗

平亂

積穀

米價附

鹽價

禳火

黔書目錄

一

救火

山水

牂牁江

紫池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扇趵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阮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下卷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螺  
記附

竹王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北繆辨附

奢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丰

月溪

南霽雲康保裔

黑神廟

黔書目錄

二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革器

朱砂

賦附

砵礮

雄黃

菟醬

邛竹

石花

脆蛇

蜜筍柑

藥弩

蘆笙

蘇草

凱里鉛

羊桃藤

雞縱

刺梨

蓮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紙

石

砂牀

斷腸草斷腸鳥

牡丹

紫薇

蠱毒

瘡癘

旱

土飯

黔書目錄

三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竹米

芝妖

螞蟻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黔士制義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荆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

黔書上

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呵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爲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璠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爲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爲安順軍

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  
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  
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  
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  
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  
亦西南之奧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  
蔽日尋雲一綫羊腸裊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  
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椎髻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響

黔書上

二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鬪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  
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蹻之略地有同  
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斲空卽或璧幣來王要亦羈縻  
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闔裒  
然稱藩焉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  
之有之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  
公孫宏賈捐之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  
楚之吭得扼矣召公爲政日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  
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

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聖天子懷柔之道如是耳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子休廩君之後

昔武落鐘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

黔書上

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將其徒卒當夸水而下至於鹽場鹽場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且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巨城巨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

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旣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衛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

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卽省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  
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設縣治於  
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省  
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  
之改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  
於襄息烽四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  
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  
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  
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安州偏橋衛入施  
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爲  
州

黔書上

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  
蓋未可膠也黔之輻員亦甚褊矣在昔截楚移播而後  
成有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  
胥也稽戶口考租庸不足從邦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  
之鄉加之兵燹菁災之餘民不餘什一焉賦不敵東南  
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  
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爲縣

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 附 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逮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

黔書上

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闕門之典視昔加盛矣夫輪囷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腴臑脯腊尙供滋膳之需旣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

黔書上

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荒寒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臣偕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攷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攷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暫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浸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

連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憑  
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卽以貴定  
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  
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新學於初創臣  
非敢過瀆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  
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  
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蠢爾有  
苗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  
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

黔書上

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用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  
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旣艱  
而鼓枻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時身  
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能赴武昌  
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  
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  
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爲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  
首上此疏輒邀明詔報可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率衆犇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寧

參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衆反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僞忠國公王祥與皮熊即羅聯芳構釁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爲祥所敗己丑正月僞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爲詞遣其

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等箐洞破之旋散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

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爲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馮雙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萑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恩死而盧循尙存祿山亡而思明復熾兇鋒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孑遺尙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在舟中蠻觸互

爭虎兇遊於柙外纍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尙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遂平蕭銑由於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鄴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

### 黔書上

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盧鹿莫悍於狛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狛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狛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狛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蓋天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

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  
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土著之舊民也  
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龍里之  
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募役之白獾平伐平遠  
之犴狷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  
都勻石阡黎平之狎獍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爨人  
皆可以鞭箠使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  
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  
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番土馬小程盧番洪番

黔書上

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廬山木瓜麻嚮大  
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伐大平  
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  
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  
寧則有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  
有土官營等司此上游之士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  
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  
草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  
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

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  
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  
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邛水偏橋等司  
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  
也安化之辦事蠻夷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覃韓  
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戶皆屬思  
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  
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  
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  
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素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若此者世其土卽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  
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叙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夷傳百濮考  
遜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 苗俗

十年幼學曾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  
云覩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  
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

言大者莫過羅施卽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

豺虎之倫刷齒縛屨本是斲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爲角

額在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

兼味盤盂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行軍則

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蝌蚪遺

文稱先則古文字類蝌蚪書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葬時作幕

比屋質交關刻木堪爲約信重巖密箐自云虎豹在山

勁弩長矛寧畏車騎滿野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

幅布不假鍼工狝狝喪祭競屠牛祇思砍鱸狎家居喪屠牛饗客而不

黔書上

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白食但食魚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嘗白獋飾蕙結螺野植之

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飾髮以蕙苴立鬼竿擇對圍爐臥寒夕夢魂飛去

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但炙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來亦自

觥籌交錯無坐具插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師

名赤降殃而白降祥卜憑雞骨看雞卦持斧林間翻拾橡

驅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醪金賽社諸葛銅鼓蠻人寶之

冷吹媧皇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爲蘆筍以跳月短裙纔至骭難拖

六幅瀟湘窄襲僅齊腰豈識五銖霧縠然而盤絲繪蠟

亦自可人繡花於布或蠟畫花抹粉塗朱常多憐己臨水自照銀環

雙姍妥酷似簾鉤

且大而長

鬚髮一蒙茸全資馬鬣

以馬鬣雜髮爲

髮而戴之

雖采蘭贈芍爲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蕩閑亦國

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  
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資鉛素以搜求聊爲雜  
俎之詞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  
衿竅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  
乃去之婦人斂馬鬣尾雜人髮爲髮大如斗籠以木

黔書上

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  
見飾襲以錦故曰花苗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  
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字刻木爲信懸結侏  
離陟岡巒躐荆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  
曰寨誅茅搆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  
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爲爐蕪柴而反側以炙雖隆  
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野蔬間有稻  
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  
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爲月場及期男女

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並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爲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爲歲首屠牛醱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召戚屬遠近犇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鬚髻著短衣色尙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裊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平惟從其



鄉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尙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强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尙白性獷而厲轉徙不恒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黔書上

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谷蘭苗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縮髻祭鬼殺犬死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苗黑一類服尙青色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

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  
狼詐而饜諛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  
而解犯者以爲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爲上服

黔書上

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衣短裊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野外處之死不葬以

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  
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爲務牲畜不宰多掙殺以  
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  
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  
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梳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  
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則中分之遇殺

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淅水沃髮復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尙鬼故又

黔書上

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錫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氍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鬪習

攻擊尙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盃匕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匕躍入口食已必滌臙刷齒以爲潔作酒盞而插以蘆管啐飲之男子雍髭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通覲不愆也疾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死則集千人披甲冑馳馬若戰以錦緞氎衣披死者尸焚於野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隣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尙盟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霑血卽死

###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頂作髻業畊織穫稻稊楷儲之剝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募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爲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蜥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堯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爲業

打牙犵狁

犵狁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死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卮酒卽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裳

黔書上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爲花犵狁紅布者爲紅犵狁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爲打牙犵狁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傍

剪頭犵狁

剪頭犵狁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

有豬豕犵狁身面經年不蠧與犬豕同牢得獸卽昨

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  
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  
鬼用五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  
都勻黔西皆有之

狃家

狃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  
躡屣好樓居有姓字衣尙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

黔書上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裙褶積多者二十餘幅  
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  
履亦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  
毬視歡者擲之在室犇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  
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親友以大甕貯  
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  
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  
冢以十一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  
作醕至酸臭爲佳以多者爲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

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蠶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卽反噬其主又歛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爲盜藪或聚衆出劫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狝家者

###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尙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

### 黔書上

二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旣犇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灼死以杵擊白和歌哭昇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尙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縑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

盤之若蓋以尖筭覆之

宋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子所蠶食俘其人  
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爲夷卽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  
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  
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戚箠擊之謂之奪親旣歸且  
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蔬  
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蔡家

黔書上

二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蔡家卽宋人亦爲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氈而  
衣婦人以氈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  
縮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爲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  
羣聚跳舞命曰作夏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  
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閒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  
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魘逐邨屯以爲  
讎男子妝飾如社夥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



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

狎獾

狎獾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笏以漁獵爲業把忌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陪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黔書上

二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戍爲場十月朔日爲節祭鬼爲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楊保

楊保播州之裔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悉同漢人死喪亦有挽思哀悼之禮龍泉爲多

獠人

按土司有保計魯土布維各營散在各屬保計在今盤縣魯土在今興仁縣辛酉八月附識

獠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片氈垢不沐浴與滇之猓猓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必鹽醬冬以蘆花爲絮禦寒在石阡司郎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爲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爲盜在洪州者地肥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踉蹌篳薄中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亡命爲亂歲饑愈甚故黎平之盜洪州爲最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細縑如指掌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誌怪之書遜

黔書上

二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茲詭異豈惟談苑先資實爲職方纂要字當千絹讀宜百廻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頒迎春於郊驗條風之甫至漢家祀事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來綵勝東京夢華錄仗擊土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蝶隨花戲鬢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麩蠶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暮爲吹笛少年漁

陽聲中禰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道士之橋  
夜飲奪昆侖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低陣馬風  
檣玉貌繡衣千百番童棘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  
社鼓三通人作鸚鵡之舞鼉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熬  
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間  
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  
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梅枝頭片片雪飄沾履扶竹  
筇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含葯醬以立階喜見鄉閭之  
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  
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鑿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  
力爰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土犂秃速毛頰黃句芒鴉髻鞭箠長千夫舁翠蜃霧  
吐春帖紅膩蠻花張岑牟摻搗次第起立部之伎何  
堂堂權輿一隊老農態荷鋤馭犢東作強立旗大書  
豐年字蒙頭艸笠腰鶉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眙口  
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檣陣馬神飛揚棘童

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襖襠或彈箜篌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珠貝波斯羌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斑文狸走雲旂動游龍蜿蜒來何方掉竿弱索又一隊狎獷犴狝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猱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鍍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

白樂天有西涼伎詩上句即用白語鍾

馗手拍銅綽板擲揄調笑隨白狼傀儡登場乃如此

黔書上

二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疆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

泮州鄉

春燈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柑價賤一杆菟醬竝傳來 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婆夜郎塞路人如螳大半番童棘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不停搗蹋歌角牴蠻村戲椎

髻花鈴唱采茶 白納烏蒙舊有名水西柳畔是龍  
阮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鐙蹠躩行 火樹星橋  
取次看硃書銀榜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粒一老獼  
猴挂鈎竿 雪後梅絲小雨涼連宵拊擋鬪新粧街  
泥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燈樣巧功  
夫記得熙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枝紅淚作  
珊瑚 江郭風流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願將鐙  
火年年事話與烏蠻木老知

土官

黔書上

二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  
逆聞動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  
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  
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院  
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  
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  
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束手就戮  
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  
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

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亭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亭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亭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

矣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  
安位以叛攻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  
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  
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  
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  
然皆當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  
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亭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  
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  
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

黔書上

三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  
曰儂躄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  
也呵應食烟也賽米也歹火也沱亦火也甕水也大送  
舂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  
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趕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  
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雅道不得也兩  
曰躄婁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食爲固脈飲酒爲固悖食肉  
爲固窩啜茶爲固高雞爲套鴨爲呵馬爲虐犬爲磨一  
爲序二爲瘦三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  
爲遮九爲梭十爲完織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  
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喪謂之良捱再節謂  
之良林夕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  
坐謂之壤行謂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壓  
募傭工謂之果甕貿易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兩  
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良官謂之貫

黔書上

三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  
募施伴僮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丁煒曰侏儻之音譯以爾雅知援引異類當不讓治  
城公耳

治苗

阿溪者清平衛苗桀鷲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呵刺  
多膂力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  
蠻落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



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訂官苗以收鷸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壘壘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

黔書上

三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溪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參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死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

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嘗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優劣可決也苗俗

黔書上

三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云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刺刺手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刺刺手

搏傷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安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  
爲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  
不可復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  
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  
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  
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取賊固得要領  
而其虛已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後之欲  
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彘乎

平亂

黔書上

三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  
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  
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撫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  
旣授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  
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  
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啓行最慎重也分兵八  
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隸參政  
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灑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竝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繫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呢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媪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灑

澄僂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  
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既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  
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  
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  
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  
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  
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愒縮而不前視重圍  
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聲疾呼而後  
勉強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敵一鼓而潰遂以賊爲

黔書上

三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  
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  
遠調帥俱不稔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恆懦  
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  
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岸  
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  
胡而後窺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  
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  
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

爲餼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  
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  
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  
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  
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  
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  
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  
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

黔書上

三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遡往事以示法  
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充國談兵  
動中竅會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  
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牽出俸錢以易之得穀  
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  
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穰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  
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

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愷有平糶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稊糶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

黔書上

三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狎犷犷豸椎髻鳩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闐闐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甌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畊作廢金死粟生衢瑾相望即爲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甯惟是明天啓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泮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

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甞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鬪賓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

### 黔書上

四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墁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藿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饒亦止沾脣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穠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不



能易一斛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演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覈居奇之蠹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筴黔鹽者緩征覈蠹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舐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黔書上

四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爲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區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攷黔誌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

弟攜所具香盃豨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竈請用瓘罍玉瓚釃火子產不可曰天衢遠人衢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衢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

黔書上

四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尙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衢人衢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陽修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宣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

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宜土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可也况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火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僞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遜得於從俗歟

###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預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

### 黔書上

四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徙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於四鄰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器以二十人爲率分衛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藩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橐衛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衛行火所焮是也曰倉庫囚獄魯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倣其事是也曰稽奸驅飢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土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

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櫓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宄發難每以救火爲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誦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難犯之遺意歟

###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榦之觀耳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鬣列犖确而爲蹄轍之妨皆無足道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寶夾岸連壤負嶮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匯其南杜若洲邊扁釣泉上偶一登臨爲之

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關嶺尾灑水莫  
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淨山之  
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  
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邛水直通巫峽羣  
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  
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宰碧雲憑虛之洞  
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  
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一邱一壑怪石  
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鄗元之  
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鉗鉞之潭遊乏客兒誰開石門  
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  
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  
士高流驂屐當無停晷矣以遯在荒陬不獲齒遇方  
幅山靈亦若有不幸焉是篇薈撮佳勝爲黔陽開闢  
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黔書上

四十五

黔南靈壽詩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楸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

黔書上

四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卽今日之烏江自遵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楸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楸船於岸或卽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尙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楸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徭紆迴兩粵然後入

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衡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卽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 紫池

#### 黔書上

四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橫州曰鬱江卽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卽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池其亦可也

母亦志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甕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志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遯水牂牁總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

黔書上

四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樓記竝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爲漢侍中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爲率後遂訛



率爲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  
其說以鬻蠻髦事旣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  
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爲侍中旣爲武侯篤愛征討未  
嘗不從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令非有駿伐殊勳何  
廟祀所在不絕卽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  
說也通帥爲率訛率爲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  
拾遺之誤爲十姨非尤其鄙陋可笑乎或曰蠻人呼  
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二說者煒皆

黔書上

四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未之信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岸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  
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爰飲霧巖山昏寡  
見星日少禽多鬼怪昔人鑿石疏道縣緮以渡九驛所  
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  
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旣建旋圯再建復傾於是齋戒  
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黿鼉之窟率妻子刑牲醢酒於江  
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皆

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  
枯槁般倅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  
葛鏡以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竄竄喆喆者衆矣  
而矢死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  
足道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  
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野一善之行傳世而久  
遠是又葛鏡之羞矣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  
抵所役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卽不爲此橋而  
自顧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  
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  
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  
孫飲博費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  
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  
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夜哭逐客晨號傳神  
之妙直奪化工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  
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  
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  
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  
西道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  
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  
知莊躄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天啓間  
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彷彿瀾滄之制冶鐵  
爲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  
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絙長則力弱人行  
其上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  
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  
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  
之臥於兩岷水次鎖以巨石柱以強榦層疊而加參差  
以出鏤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  
則又選園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  
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幃之以版屋塗之  
以丹雘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

將軍圖畫遂爲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況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

渡花河歷普安黃草壩入彝

音地 捧鮮名

亦資

音自 孔驛名

水

淺而路平赴滇差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  
岨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狂  
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爲烏蠻郎岱地不欲其奇  
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爲驛使往來之衢以通王會之車  
書也不然望跼跼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境不

黔書上

五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已難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

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

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猗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

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

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

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

雄謨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

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醞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尙驚

喜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  
其雄屠邊下砮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  
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  
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  
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夫牽牛畊戰場惟  
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懸渡耳近奉給水衡  
錢構造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熿矣夫土簋之  
後繼以豆籩皮卉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

黔書上

五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倅  
灑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江昔人置驛實有深  
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中一筆道破  
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  
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領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疊起高皆千仞  
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  
破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

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塔於  
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卒徒千夫魚貫  
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  
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  
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  
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稻熟熨人率彼婦子挽裳  
以穫小犢在旁野獐遶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肝睢  
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譟可聽也

上山牢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箭紅半滑半乾石當

黔書上

五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干楠纏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

山秋下來干尺商訛放牛也 衛固麥啖 呵交飲酒 好自由

奈此翻槩白汗何趕場大弄日 不停梭歹雞坐也 後嶺望

前嶺雅務不好難行 小坡愁大坡 層下蘆鳴月下跳搖鈴

一隊女妖嬈阿蒙母 阿李父 門前立果瓮行役 人來路不

遙曲意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

暮黃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

相類耳

丁煒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

誠不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駮駮聯  
接得名地爲苒蠻出沒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  
黔威德遍加魑結弭耳畏途今坦途矣煒以己巳夏  
過此擬有申詠以次紀行而鬱紆延眺竟不能成一  
語今讀茲篇起伏皆峯之致恍在目前文之曲折如  
意極類坡公末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  
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爲溪龍所獻以飲

黔書上

五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  
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  
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  
其不終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  
川事起而後爲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且夕乎  
旣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旣殂高煦告變之時而  
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  
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旣已決意東

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憩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尙在何至煩飲食於鱗蟲神鬼耶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竝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旣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不可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

黔書上

五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之正矣如必執行遯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作君行地道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遨遊爲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



後發露乎兌之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已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秋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於興國且欲加建文以秦伯之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遯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

黔書上

五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帝久駐錫處也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西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鏘哉惟歸稱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牴牾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秦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

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亾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扇趵泉

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爲扇趵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

黔書上

五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必以百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酌突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玉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旣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翫遊人之屐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迴逕轉隱軫駢闐在彼  
中阿有流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屢凌湖潏潏  
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  
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沈罔越罔愆糞莢謝榮璣衡  
廢旋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徒測葭灰徒然蠲運  
周髀之磨儀渾顛項之天鑿朴脩墜而未精郭許晰  
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築條滿條蠲  
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  
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流行及

黔書上

五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  
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鍵其關孰榦其裏大旱竭  
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圯日晝日夜日施日閉見  
兮鷹游隱矣鳳舉神龍之皆屈皆伸至人之可出可  
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可得  
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之  
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  
鼻黃老驗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溉  
湧泉引伸齋淫尾閭坻漏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

散華斂樸翕虛闢清按之澄泓汲之困淳節宣輔和  
樞紐調真絲此而推猶未可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  
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蜚候之而蜚鳴抑聞聖水  
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濫亳州之麓烏童二池武陽  
一掬巫山之峰竝此爲六更讀鴻書亦云扇洵語其  
情狀比於鈞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託無怪  
乎閒至錦鞍時停華轂野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  
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斟窟終朝十

黔書上

六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竭要不若扇鈞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  
行險而不失其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  
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  
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有常彰信於民而民  
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扇鈞曰信泉讀  
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厲怒濤湧波襄雷轟  
雲洩纓帶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

以至於層巖之巔與石相參疊爲三而後下馮高作浪  
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漢倒傾雖鄧艾縋崖天孫織錦  
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濺珠跳沫時澆人衣  
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猿流聲於白雲之上行李  
所逕驂停馬立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靈犀泳  
游出沒踏碧臨晶固太真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挾者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  
跡倏有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  
不知何人鐫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斲骨尤巧

黔書上

六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  
閱清野俛仰流連茆屋數間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  
與林徒栖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  
飛流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  
而又挾轟雷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  
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  
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適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黔志所載養竜阬也在養竜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竜阬在兩山中泓停齋深開闔靈氣而蛟竜實藏其下當春日始禴物情酣鬯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竜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竜跡者則與竜遇謹其芻藪而節宣之暨產必獲竜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

黔書上

六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闔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劬壓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慚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

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  
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  
者尙矣養童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  
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  
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  
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  
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  
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  
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  
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  
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續武窮兵以  
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  
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馴  
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翕聚  
通精靈龍鬣盈鳧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  
夜汗溝有血霞流赭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  
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清真龍

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彩滿瑤京茫茫堪  
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  
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嘗攷唐  
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  
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龍蓋亦  
類是矣然而睠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驂騑寂寂  
過其地者望官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  
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岸

黔書上

六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生野烟栗畱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漣下有萬  
丈蛟龍淵牝驪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  
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  
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拳首高九尺花連錢  
壓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閑十二人喧  
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越峰  
以傳沙苑雲錦那竝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  
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  
水流濺濺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瀟



之筆豐如椽高詔更有青籐篇

丁煒曰阮號養童則童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  
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尸故狡黠卽  
得善馬匿不以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  
段一寓慨歎便覺全體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  
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煒於茲篇亦云 柳阮行篇掩  
抑抵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此神致

象冢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

黔書上

六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舉兵犯滇直抵馬竜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省戒嚴  
調陶土司兵會剿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  
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  
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蹶踏如糜賊  
咸披靡有裨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勃  
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鏃餘三升遂斃  
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爲之  
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龐鼻長齒  
巨肉兼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野育在坊肆動若雲徙

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  
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金函舉足拔刺教以拜舞瞠目  
不跟何讓英賢無咄異類卽此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  
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峩峩高邱豐豐古碣  
血化爲燐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黃麟  
輅屬蟲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  
滇受鏃三升猶有鬪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  
昔明祖有書某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冢存選愼將  
帥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  
勝爲曹蜍李志作諛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巒虹橋  
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  
風日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  
上爲鼇磯石梁亘之昔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  
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  
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閣微雨佛燈山

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互答每  
奔波搖綠秋泚澄青岸柳乍垂芹芽正鴛覽漁鯢之泛  
泛洗盃學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籬可倒安  
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  
一謂其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篇實爾神  
似

###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

### 黔書上

六十七

黔 巖 詩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嶺絕壁之間手胼胝足雖夙癖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  
聽鷓鴣而生悔謂莊蹻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  
途次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裹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  
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殫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  
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潏潏然餘溜風吹雁次相綴過  
橋歷級升之卽际空際插天桀竝競勢爭高若攢圖之  
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擘絮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  
飛雲也旣陟則兩旁怪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  
蛇獅象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面前

三峰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  
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  
既去則瀑水突至瀾漫山椒而澣之再垢復澣庾何米  
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梗柯叅連橘  
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明一記  
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  
云殫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艸登臨日下春莫信人問  
惟五嶽須知天末有三峰秦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

黔書上

六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黏  
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閹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  
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曾到支遁禪栖梗是  
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將行又徧閱  
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誰鑿  
鴻濛透造化才易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  
出其右舊題若蘚積拂拭勞襟袖剗削真宰泣掉頭  
疑不受安得鬼斧利一爲洗癡垢余立讀久之自顧  
急就章唐突茲巖必不免水淫之釁滿矣

丁煒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若  
飛雲天巧極而人工詘矣煒嘗縱眺巖端遍捫碑碣  
竊嘆作者雖多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未  
一二屈也鴻篇不作孿牙硬語而澹遠蕭疏自爲茲  
巖添毫頰上

雙井

習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  
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嘗  
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

黔書上

六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  
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  
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習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  
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  
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  
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  
世此蘇子瞻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李勃之陋歟又  
習安有胭脂井炊稻飴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  
於義別無所取蓋與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味以鑿別此豈以涪漢之水殊其  
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  
物真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  
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槃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翻綠浪環溪繞陌清見赤  
巖沿緣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豁衍忽裂齒頰皆露  
不知鴻蒙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摩挲拂  
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灑灑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

黔書上

七十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  
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憂人蹠趾坐息少定則劃然  
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虵下垂如斗罌  
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袈或踞石跏趺或蟠  
厓仰覲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竜升之長與之竟倘使  
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奔雷奪其氣魄  
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窞欲足不可置前牽後  
挽燈附螺旋而後達丹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  
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一壘拔地黏天鬼

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陞不欲往亦不敢往  
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  
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  
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  
公洞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  
丁溪成畫山川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  
固然也

東山

黔書上

七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九月既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  
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  
烟接援蘿尋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  
遶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  
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  
歷在目夫昔人勦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  
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  
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  
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

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

### 黔書上

七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



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期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躋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

黔書上

七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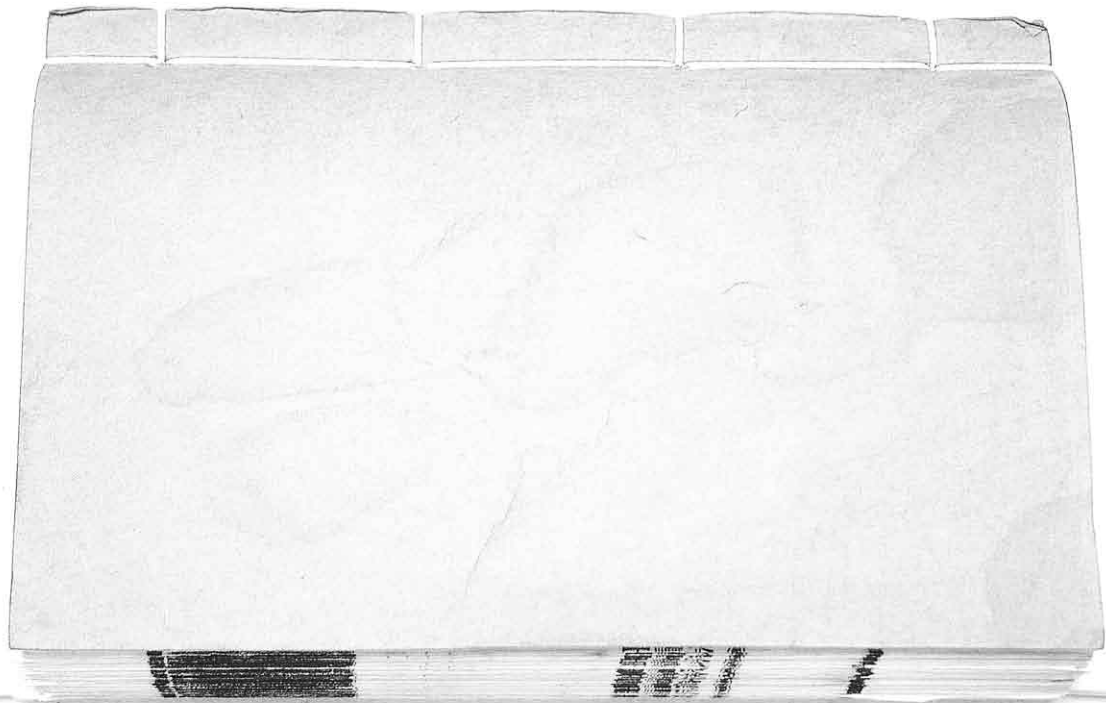
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墁釘於匠興功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天後之喜從事者

丁煒曰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  
儒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  
學理學隱然以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  
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  
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士也

黔書上

七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人物名宦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爲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爲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卽別杼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爲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狐德棻所

黔書下

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

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樛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  
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爲之冠吾嘗思之  
矣士君子崎嶇仕路遠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  
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墮窳者以际夫  
中原善地捧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爲相去不倍蓰乎  
余是以採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  
於馨宗者竝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耆舊尙有典刑召  
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嘆於延年八哀之篇  
曾興謔於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  
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黔書下

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附孫文恭祠碑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

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  
中才可獲褒稱亾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堙坳抑勢  
使然乎亾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  
寧武順而李不謚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  
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  
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庠亦其嗣  
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勳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

其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  
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  
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  
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得四  
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  
丞海公瑞諡忠介尙書孫公應鰲諡文恭文恭之諡  
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  
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  
歲祀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

黔書下

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中爲三秦士師瞽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  
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  
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卽誦無若公言公  
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  
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  
臯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  
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  
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  
戶部右侍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

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尙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歷庚子章等爲請諡於朝壬寅詔下諡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按諡法恭有九義諡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字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野馬心菴皆致

黔書下

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諡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亾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际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諡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長若干

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尙書孫文恭公

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 郭子章 附郭青螺祠碑

記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

獲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

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

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

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

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闢萬歷二十七年春

三月奉勅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

黔書下

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

江一陷全貴陸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募兵

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叅

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

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

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

臣斬關先發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興

師至壁海龍垵纔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傳首

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



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禽首從一百五十八俘  
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  
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賚軍興百四萬金  
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  
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欵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  
遵義平越二府眞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  
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  
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勦禽斬俘獲與播略相  
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

黔書下

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臣入包茆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  
雄公命堯臣挈妻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  
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  
命改給京銜廕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  
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  
舉承昊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  
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  
於鄰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  
卹典四十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尙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昊晉錦  
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  
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  
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  
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宣慰安堯臣獨建  
祠大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足而三惟  
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  
相祠爨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爨公社至荀勉朱邑  
之遺愛童恢章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

黔書下

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有崇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今  
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并祠之  
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  
化而忠順無迕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  
無隕蠕螻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  
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墻而植  
蓬蒿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人  
侗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深也羅甸

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  
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柱史  
南海馮公奔垣左方伯通政使宣城趙公健配享蓋  
左右郭公施德於黔省例得并書 鄒德溥

丁煒曰尙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誌乘  
通病陳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憾於  
武侯而謂將略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卽  
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  
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入王靖遠之冒賞邀  
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蠻前截後殪僅以身  
免而滇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明驗  
乎

### 竹王

予過揚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  
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魃木客夔螭之倫及  
閱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  
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  
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

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巳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盤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妄以傳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鷟斯之爲童種也寶誌之育鳥巢也蜀妃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勝紀烏可以恒情測夏水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衰鬼方尙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云桂竹之野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疎每日一出羅紈金翠竹譜又作笙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笙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怪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焯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尙鬼又民皆惑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

火濟見史記茲云  
濟火蓋從土語

漢牂牁帥黑廬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魍面白  
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尙信義善撫  
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  
佐武侯平西南尸禽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  
十八部部之凡九扯婁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  
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  
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  
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  
畫爲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  
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  
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  
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  
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世襲宣尉司之職蓋歷  
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陬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  
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隅爲蠻王  
長其亦竇叟青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

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宣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啓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即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燮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亾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黔書下

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附朱燮元條陳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

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置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

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  
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 又召將吏議以爲衆建  
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  
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  
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丸小州爲  
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  
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  
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  
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  
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黔書下

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  
者也黔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  
非睹順逆晰大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  
謂率乃祖攸行者歟崇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  
於安氏何利焉至本朝而黔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  
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欲安氏克守臣  
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當著蔡奉之矣  
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并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

黔書下

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生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蠶叢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閩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綸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謨遠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



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  
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  
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闔悉平聞孟  
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  
歷髡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  
縱七禽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  
將之一言而成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  
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  
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  
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  
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  
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  
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  
田於涇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  
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  
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  
無所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

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  
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  
道得也且其征之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  
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  
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  
搜之無得避震讐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  
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闕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  
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  
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  
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黔書下

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  
先生史學爛然故尙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抵譬  
如萬斛湧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  
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公崇褒祀  
封武安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  
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

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  
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  
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褫老瞞之魄是也  
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且之亮節灑  
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  
實爽不宜橫加惡諡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  
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  
青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  
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

黔書下

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  
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削平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  
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  
祠王者多矣卽窮陬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  
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  
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  
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  
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  
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

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  
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  
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  
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  
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  
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  
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

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謚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

### 黔書下

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亦復得諡於是追諡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  
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  
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諡也諡法名與  
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  
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  
聲繆莫六切諡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  
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通作繆諡法布德執  
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  
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

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尙書注秦誓又稱繆公  
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繆公顯氏族大全繆  
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  
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旣立宜受大名而豈  
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  
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諡穆可諡繆亦可  
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  
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  
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後  
主十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繆  
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  
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之  
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諡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  
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  
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  
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諡法所關最  
重設使當日諡曰壯繆今日遂改繆爲繆而通之可乎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諡或者追諡之時後主繼位十餘年矣黃皓專政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尙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爲此諡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諡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諡武諡莊而諡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繆將來亦可通

黔書下

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諡時作俑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諡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丁煒曰漢壽沿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啓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刪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諡也惟許敬宗秦檜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

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慎乎辨論  
透闕足補青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  
若神骨之培諱辨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繆穆二諡往往通用故青螺据  
此以爲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會許敬宗事以壯  
繆皆爲下諡讀史論世援据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  
帝禪中葉主昏臣闇卽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  
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尙云將略非其所長當  
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平等於青螺  
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  
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  
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晔以都督鎮守  
其地政尙威嚴欲盡滅諸羅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  
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  
爲走懇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  
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

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擘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擘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爲患夫人而知之卽馬擘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

黔書下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爲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擘以爲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徯一聞召而卽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藺之繫連靄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



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

皇宮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牂牁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齒嗚咽猶哀奢香死中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闕五丁神犍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走誰衛奢香一婦人

黔書下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奢香劉氏蠻方二女子耳一則乘間遠徯一則聞召卽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爲除馬曄而寬令置驛洵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搆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末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矣嗟乎梁毗抱金以哭而西寧讐巨爲之解散徐申不苛常貢而南國琛賚絡繹咸歸官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召見必歎語移時聽其言歎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士五萬窮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

黔書下

二十二

黔 附 叢 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復熾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機發卜發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軌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蹴踐傷

殘略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嬰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叅

黔書下

二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己巳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旣騷動矣乃疎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

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入臺省自宏治邵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恩登成化已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綸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騷驛苗寇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還師猶增祿賜券未幾而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役啓之哉使當時因詹公之言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爲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爲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爲足重已乎

黔書下

二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廣文以疎渺小臣輒敢訟言靖遠攻權豎之私人而略無避忌凜凜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尙在煬竈雖奸未敢盡逞設當武熹時禍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於麓川洵爲篤論蓋狃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爲外懼

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爲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爲人兼愛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愈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含泓澄一叢白菌萐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今閱黔志方知殿卿曾謫官於永

黔書下

二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寧遂搜撫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曰野館孤燈半滅明江濤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簪日誰教漢帝開野鳥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也過順德值于鱗爲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

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踟蹰官道旁問君胡爲萬里  
去小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  
陽長官椎髻見朝吏海蠻醉鼓村中裝男兒貴至二千  
石何地不可爲龔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奇要得浮沅  
湘永寧自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巳病月  
下浣小雨初晴鼠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回旣得殿  
卿詩因竝錄滄溟此篇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傳賈島孟郊得  
昌黎而名愈藉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况有于

黔書下

二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鱗爲之推轂乎旣官於黔則當日之詩必不僅此寥  
寥數絕無亦蠻荒樸陋采輯無人益以世遠年湮遂  
概付荒垣斷簡歟先生嗜才若渴片善必錄殿卿鄉  
之前哲風雅臭味尤有曠世相感者編綴深情直與  
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投畀於蠻  
鄉或竄流於海外潮陽儋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  
善地而播州非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

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後上意漸移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官爲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臯略同而黔之士相與俎豆之無已蓋其學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殆無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卉衣鳩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猶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死生一念未忘乃爲石墀自誓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謔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臯比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鳩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

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竝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絃誦流傳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藹藹如越晉歲時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岩茂箐之間以何陋名軒賓賓爲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舊跡巋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懷慕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况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三書當是時宋氏之叛亂未平安性之奸謀欲啓發微攝伏直以片紙數言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亂講吾術以正人心實大有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靖岑黨溯頭八寨猺嗣革心鄰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動銘於景鐘大名垂於宇宙皆白龍場之石墀悟道始柰之何謂其學隣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芒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



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密  
吉輩豈不聞之顧乃甘爲蠶測不惟爲先生所哂抑且  
爲南皋所不受可知也余于撫黔之明年重脩陽明祠  
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  
夫祠之亭榭竹木因革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  
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墀而悟誰謂困  
窮憂患非玉汝於成乎後來禽濠挫猛平茶寮躡桶  
岡掀揭事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真正道  
學彼執區區成見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詁之  
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  
鐘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  
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淫  
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  
國不可居矣急投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  
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封之海濱賜姓章用

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有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張燧今定番有章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章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姑爲此影響疑似之談而妄言之人遂亦妄聽之而妄述之歟然世之章姓多矣卽云善妄胡不托之叡臯之流而顧有取蠻髦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爲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震主之功遭鳥盡弓藏之慘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熾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談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焯曰客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真嚴而少恩哉若以章爲韓後似近於誕彼鄼侯之

書尉佗之誥客何言之鑿鑿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履四時惟一  
破衲行丐市土人呼爲掣踢仙自於高真觀後隙地結  
茅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  
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  
戰功封隆平嘗自叙云幼年慕道長歲求玄識至人之  
奧旨悟義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  
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

黔書下

三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世所云浮邱洪厓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  
一池似石孟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掣踢手  
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  
謂金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遼國者之逸蹤也  
卽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迴草花籠掣踢真仙  
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爲覓三丰然傳信傳  
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  
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  
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

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脫骨

幻術耳逃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怪錢鏐年

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郤老何其愚人生

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僞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

雞金馬西南隅草木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烟霞徒

熊經鳥伸訣自秘寸田尺宅理豈羸地產丹砂大千

斗彭亨鼎火鉛汞映異哉三丰偃佞侶掣踢道士羣

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嚟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

黔書下

三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  
頂傳形軀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  
笠子兩芒屨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  
花下落粘髭鬚憑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  
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糝糊誰人結構置峭  
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褻裒不去坐  
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鍊形神寄黎峨亦

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投於陳百戶棲馬廐中夜輒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朝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幽窅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且水流其旁聲若霹雷鳴夔巖壁北立瀑掛爲簾三疊而注於溪遂結庵曰永洪居二載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衆母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於地覆以錦裯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趑趄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漉問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死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膏莫能踰其數黔中稱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爲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

所不盡廢也

丁煒曰欒巴暝火葉令飛鳧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塵可也

### 南霽雲康保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麥新以其子繼英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傳睢陽射賊臨淮借兵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攷宋史保裔

### 黔書下

三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爲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死其人謹厚好禮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箬鏑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壬戌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歷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冑赭面昇夫踉蹌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有所則康公之禦災也况其撞門書號靈蹟不一郭青螺張鳳皋

諸君子嘗稱道之矣安見貴陽新麥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仗節死義之士生歷其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壺頭張桓侯神於閩中柳儀曹神於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怪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神於睢陽一宜神於天雄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令子爲之後官於黔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曩英往哲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宜矣愛其人尙不伐其樹况愛其子矣而有不俎豆其父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英入賀眞宗歎其世篤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第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厥考立廟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 黑神廟

釃火之役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禳癘疫兵革之事有禱

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土人以其長冠戟髯而貌之鸞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爲唐名將射賊將尹子奇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清江郡太守歷婺施涪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土人之所祀者乃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

黔書下

三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急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拯患之義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宜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焉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死一段



勇烈之氣千載猶生宜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  
既與康公合敘此復更爲引伸者黔苦火患尤劇南  
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  
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  
國公夏上少畫當作虔音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  
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焉有舍正韻  
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乃爾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  
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  
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玉也成初封鎮遠侯子  
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普定衛  
久除

碑

黔永寧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  
軒二碑又有羅文恭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

血渥注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肯鬻亦不頻騎惟作憂

祀鬼也

臨陣迺用之

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际雞鳴後矚犬蹲膈闊膊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苽焉啖之以薑鹽焉遇暑喝又飲之以齏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歛雲鄙螳螂而笑蝦蟇也龍髭覺臆肉角蘭筋志侷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

黔書下

三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食簷篔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確蹄如孟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涂試之巨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爲郵無正九方皋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臆以攫高價者孰謂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嗇其母時饑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渾而使溢厚其子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於層巖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

可得條縱之則旁皇躑躅奮迅騰蹕而直上不知其爲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螳封之上壘澗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太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况馬乎

黔書下

四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於睹聞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觸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無此神肖

革器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桐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巨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炮馬羈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玫瑰也若鈿合又增陸

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焉鬪者貴狹者  
賤焉賢者上敝者次焉以水浸之燔毛剝肉取其澤且  
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纒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  
齧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楸髹焉膏之其功十也以  
沙覆之以土窖之以石礪之石田威濟而後繪以文采焉繪  
之其色四也四色皆糲漆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  
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醜蔑是也黃以  
石黃絳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  
黃硃靛而三之鑲車鐵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  
雕蟲鏤卉運斤成風崔青蚘邊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  
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方人有此淫巧  
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朱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  
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箇子用壩之  
砂爲斧劈爲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  
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將

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冪版  
以爲廂而後可障土畚鍤錘斲斧鑿之用靡不備焚膏  
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亾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以爲旦  
死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  
後止有狡狴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楛  
棬焉篋斲焉簪珥焉要亦聽之靡而重者爲砂寶伏土  
中响响作伏雌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  
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熒爲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  
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  
旣淨囊而漉之不卽乾口以吹之其水或瀦之池或引  
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眠庠命地之  
啓閉眠庠時砂之楛良眠庠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  
仁萬山葵川板廠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啓於吳會合浦有夜

還之珠番洋有醋潑之瑁精鏐美盪林邑螢飛黃鶻

青雅錫蘭流潰西域之苜蓿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

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

與砥磬而並稱入髹漆以成用鐘乳質近而形分紫

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瓊膏餌而服之十州  
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書秘枕函杖藜照誦稚川  
勾漏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衛公以之輪羹昌黎因而  
兆夢石可點兮述償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之巖遺  
井尙存過洞庭之野鑄鼎猶頌匪怪匪迂宜愛宜重  
于稽所產不一其鄉二酉之麓間出湯池之下深藏  
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黔疆阡江盤水婺邑銅崖  
咸可握而可探然忽閉而忽開未有若開陽之夥者  
也於是奇贏之徒廢舉之士指煙嵐以爭趨驅舟車

黔書下

四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畫壤列肆追一綫之蚓蛇探  
重泉之幽闕塹高支而忘天脂親賚以覓地悵曉夕  
之莫知置死生於非意乍吐微銜儼獲大貝雜土石  
以同居寢礦牀而酣寐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  
鏡或黯如漆韞韞比火光齊較色燦矣霞披歛然樞  
滴是稟離精聿鍾火德細若輕塵巨等拱壁鼻硯陸  
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魘魅豪客名家連城肯  
易錫入吞出梯升綆墜附蠹引獺擔肩負背載檢載  
披且淘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韞藏彼

貿遷而罔市別有沿邨野老接澗孤筢措斗引竿漉末拾零足浸溪而餽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爲之盡赤襟袂爲之頓頰苟鎔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迺作竈支鑪置礮施杵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學團璣之走盤任點易而滴露更呼爲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噓嘻此一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視爲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爲苦此一方民

黔書下

四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謠幾下捕蛇之淚

硃硯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入之間以稭糝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以釜差殺之揉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煨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耀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

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  
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  
甕亦鹽泥固之而後煨炷薤可成汞登於甕溢則注於  
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  
如或傾之歛之以椒聚集如故啓釜甕者必含蠶或嚙  
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  
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  
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在御  
頑鑽皆可成金

黔書下

四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 雄黃

產安籠之這興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次  
之皎者爲上黠次之卮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  
瑣屑而媿之媿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薯蕷之別種不  
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有雌有雄  
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譎張  
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  
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虺螫見之則



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  
連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簡勁如古箋疏陸離之光黃精長色

### 菟醬

蜀都賦曰菟菹菜莢吳都賦曰東風浮留所謂布綠葉  
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曳曳以猗猗  
是也菟花如流藤葉如華撥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  
矣陽藹陰殷膚白皮烏其味辛香近於桄榔之麵矣嶺  
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萋菹亦萋也又爲九真  
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  
購於滇斷破之長寸許與石賁灰並咀口中赤如血又  
瀝其油醢爲醬故曰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攷非謬矣  
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  
也

丁煒曰菟菹與檳榔合食調燥濕而消瘴癘功誠有  
取然不知漢武當日何慕於是而爲特開西南巖人  
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歎  
或曰菟醬卽雞縱醬也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蔬菜

蜀獻蒟蒻噉覺美曰與肉何異勅復禁之姑附之以備參攷

邛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君之風梢雨籜青青猗猗輒爲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邛竹以其名攷之自產於蜀之臨邛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爲羅漢竹蝟腹蛇跗鶴膝龍鍾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況太白余於邛竹亦云斷以爲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爲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煒曰邛竹傑礪之節一經寫照便爾傳神試於月落庭空時披誦數迴襟韻瀟瀟奚啻琅玕之贈

石花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簪人所咏谷豨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意洪荒時皆澤國乎水漸行而爲陸廣

爲烏江縈紆透折入蜀合岷水而爲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灘瀕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砦崑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爲一片大者輪小者掌鮮明爛漫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澹條歸烏有矣其生旣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者無羽輪騷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灘水迤東辰溪瀘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蜡兩峴峭剝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

矣

附詩  
灑灑三岔河轟轟萬仞砦劃然地勢開烏川合  
一派兩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忽  
滂湃斑斕石上花初發卷如蠶望之塗朱紅晴霞落  
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腎  
青靄或圓如羽輪或高如飈旆經旬色微黃淡寂餘  
殘天瀨女采之去瓣葢不可丐水漲畏蛟鼉觸舟多  
水怪泊夫大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蘚光離離無  
根蒂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黔書下

四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林  
安得凌首夏洄溯一相尋拏烟駕魚艇泛泛斜陽沉  
馮尸息浪鼓高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霞滿清襟  
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厓行往聽三潮音  
脆蛇

長尺許圍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翫也生黔地伏  
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  
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  
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蠱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  
蛇毒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密筩柑

或曰卽南海之紮羅橋視佛指而少擘指形悉具屈而  
不伸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  
咀嚼之馨流齒頰矣其子離離可菽盤州以上咸有之  
蓄之樹以浹歲薦之梓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  
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丁煒曰數行可當橋頌煒向嘗有詠柚二語云應訝

黔書下

五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萍爲實從呼橘作孫移贈筩柑有當弋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彝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鈎弦曰牙  
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  
矢則有絜矢鏃矢增矢弗矢庫矢之不同矢指也言有  
所指向也其體曰籛其旁曰羽其末曰括括旁曰又總  
名之曰箭前進也盛矢器曰医以皮曰箠織竹曰箎木  
白步又以箭又其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栝於度則  
釋弩與箭之謂也秦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罽通爲

安陽王治神弩以射粵軍武鄉侯損益連弩作元戎弩  
一發十矢以拒魏兵李陵千弩俱發昔之用弩者多矣  
然未聞有藥矢也耿恭守金鏞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  
家神弩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肉  
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  
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狷家謂之補籠藥采雜  
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雞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  
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駒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又中懸  
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  
矢者皆立死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割  
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駒藥  
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駒則藥不驗鬻駒者多粵西猾  
盜須禁除之

丁煒日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凜若秋  
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駒之說聊亦以遏其流耳

### 蘆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  
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黃帝命伶

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  
又曰鵝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稊又云笙之  
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  
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  
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事杳矣  
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  
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  
行列其笙截蘆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  
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  
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徑尺衡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  
一呼一吸聲若駕鵝之嘹漢每至看場旣圓歡情欲淡  
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  
簧用響銅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清羅  
袖拂響合朱脣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  
嫻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臆  
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厓截竹于喁亦  
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

義之歌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入鞞鞞之科傳此盛事也

### 蘇草

蘇草卽燂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刺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蝮殆不爲過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治

### 黔書下

五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軍以韓侂胄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志於燂草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衛必至衝決蘇草以沃而奏功害人者能養人矣

### 凱里鉛

鉛青金禹貢鉛松怪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提槩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



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季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卣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竜汞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諳也惟今日以療蠱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躡其壁勘其臍捶其塹而後影見焉或印以升或俛以縋傴僂焉首與膝並也籛除焉足與尻張也又虜土之崩也木皮搯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舂之連機之確淘之麥沖之河炙之

黔書下

五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栗林之炭鎔之洪冶之鑪庶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煒曰蠻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

采鉛之法與采砂類文獨另出機杼要極古峭如米

老袖中怪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纍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

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萋楚今之  
羊桃引蔓似藤今人以爲汲灌爾雅云長楚銚芑羊桃  
也鄭箋云萋楚藤生子赤一名鼠矢又云銚芑之性始  
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  
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萋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  
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  
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蔓耳而未  
及其壘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  
石也夫石堅確而崎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縮合而成  
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旣以名棗又  
以名桃而果蓏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菱之名  
牛蘄蒼之名牛藻蔞之名牛棘瀆之名牛蘋義雖無取  
而其稱則怪矣故箋之

丁煒曰辨一羊桃藤而本草箋疏方言襍說無不備  
考眞陶貞白所云一事不知引爲己恥也

### 雞堦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蠃奪所生之下多白蠃  
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

晷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墪種有二  
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僞以亂真不可以不察  
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蹲而采  
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兩陽之愆若爲羨耗  
以之充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溷以永昌  
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溷埤雅引莊子雞菌  
不知晦朔集韻墪土菌也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真必有僞如鉤吻之類黃精虻蚘之  
類螳螂誤食必至傷人黔滇雞墪之美久爲中州膾  
炙篇中特著赤白之辨爲食經烟鑿學者何可讀爾  
雅不熟也

### 刺梨

野生夏葩秋實榦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茶蘼實如安石  
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漬其  
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瓣  
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者名爲送春歸  
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萼繖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  
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豈亦畫疆之雉過淮

之橘耶又普定烏撒梨不下建陽宣城亦有梨膏佳者  
不下河間

蓮

黔中蓮少庚午臬司曹君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  
蒂一枝予亟往觀之踰三月曹君寂矣

紅梅丹桂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與  
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黔書下

五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鱒味不佳蝦蟹俱  
渺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曰捕魚數十以能捕鼈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  
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  
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犵狁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犵狁以火器斃之昇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 虎

關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爲虎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鞅鞅而去

###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 黔書下

五十八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 石

黔多洞壑洞中多垂乳石里人斷之昇入城爲石筍太湖英石不讓也普定石似玉琢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鞞鞞大如瑟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爲筆牀焉

丁煒曰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含陸璣之闕

### 斷腸草斷腸鳥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  
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葢黔地多  
有之畧園中百叢也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  
幕丹瑤之厠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棘兒自  
尋旬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賊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  
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烏距似倒掛么鳳軒輕才五銖  
極可玩籠之三日棘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  
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黔書下

五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  
入腹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  
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  
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  
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野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  
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間花  
扁如卮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  
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  
草野葛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

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櫻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眞况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櫻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宏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嚮歟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才見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蘘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嚮之責者遑遑遇此毒草不知鋤而去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黔書下

六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薰之不無猶也榎楠松梓不無枳棘也足足般般不無窮奇檇杙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嚮者區別主持之耳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鈕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本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

得中稭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爲方輿之書所不屑載一望賴石禿巔並草木而渺之况花乎而况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士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徧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斬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仁人之言藹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

黔書下

六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疑爲妖且怪歟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蒺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蒺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版一曰鞞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五日云



丁煒曰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斬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膚痒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廬是也以指搔之梗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皴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

黔書下

六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申臯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鵝表離奇輪囷傑榦喬枝數百季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於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輾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目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

花影旁山木不知官况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  
官况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  
已多矣吾儕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  
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  
見應愛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鴟表  
足爲臺署奇賞故興致不減微之延矚之餘遂有清  
篇

### 蠱毒

黔書下

六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從蠱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幹之  
其爲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  
廣則有之苗狎欲致富者多畜蚘蝨蜈蚣諸毒物於罌  
缶中滴其涎沫於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  
皆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證也又有挑  
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蠱蠱  
夜則飛出飲水光如疋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  
與人有隙或代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季乃發近則  
俄頃一爲所中覺其有異卽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囊

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爲苴曰蓴苴性好陰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藁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爲貴神農經云藁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卽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禴之嘉草攻之卽此物也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知而療之猶有瘳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著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罔或弗至固不獨爲三苗百濮致備也宦賈巨方曷亟錄而珍諸肘後

黔書下

六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卽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睨丹碧瀾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痲瘡久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

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卽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煒曰譬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巨遠害之衝備矣

###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草木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葱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 土飯

明萬歷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飄劍過之指一隙地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穀氣饑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窰數畝深可二丈隔歲麥將熟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窰忽滿再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間江北大旱鳳

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閱黔志數年前歲大饑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遇旱往往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乃覓視焉白膩若米糝嘗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沉滯入腹則飽悶多食有窒澁而至死者大都饑孳之下不暇揀擇略可充腹卽同甘美要爲且計夕而已矣其不死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憊甚矣循家者流尙能

黔書下

六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庾而視民饑死者

咎可勝衢哉

竹米

竹花爲草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褻裳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離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棲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

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年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遇乾封之歲鑠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盡槁而竹乃效靈如散籽出粟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起其瘠敢諉其責於篋簞之谷乎

附宋江湖長翁竹米行

竹君亢宗擅楚墟一一脩簪

山澤腥風流秀整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籬之且籩篠筭管箱筐籛籃笈溝瓦厥祖羹其雛隨索

黔書下

六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斯獲掇諸塗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食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夫著花結實千林俱密砌玉粒綴旒珠株株纈取雖錙銖彌頃互畝無間株磴磨蒸炊勝雕胡隣里乞索水火如坐令顰蹙興歌呼野叟好事能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就枯摩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隅袖手無策蘇惲孤投七三歎吾慚渠

芝妖

芝名茵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

肉芝皆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屋柱者  
漢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  
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  
池中唐肅宗三年七月延英殿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  
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嘉應所居柱上  
生芝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之未聞以爲妖也而杜陽  
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爲善白赤諸色馬牛龜  
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爲善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  
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  
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  
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  
延年不三載凶物固有其先見者祥桑雉雉之類惟德  
可以勝之良有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屬彼割據將帥類皆橫  
暴武人簷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宜哉

### 螞蟥

元馮士啓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  
日已暮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岸麻色須蹙停以避之

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  
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  
目搖手不富馮於是下馬視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  
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  
霧尙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抵前驛吏驚曰是何麻  
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蟻精也馮後官禮  
部尙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鼃罔象土之怪曰獺  
羊皆氣之雜糅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蟻殆類是歟

黔書下

六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黔鬼方也日瘦山焦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樹亦稀獐  
獾犴狔之倫侏僂猙獰之態斯何必山魃木客挪揄現  
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兩面之士海濱獲長臂  
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檣杪爲黃熊彭生卽大豕九  
尾之狐術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  
不有世之貝錦作讒人含沙如鬼蜮者雜糅乖戾之氣  
政不獨黔之螞蟻然矣然旣曰螞蟻復稱螞蚌又生於  
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烟波  
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



老邨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蟥者不過困蠹水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爲妖馮君不察遇之輒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鷓之大者兩相持而啄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蟥亦幸免矣哉雖然干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擅博物之名志怪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燃犀於牛渚爲鬼所嫉退之歐鱷於潮州其文可誦余述螞蟥一事亦欲繪而已矣

黔書下

七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載或數百載則虫豸花木之屬皆足以爲崇大約以歲時既久蓄毒已深故一發洩焉而觸之者遂罹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怪有水土之怪至觀齊諧之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往能勝之昌黎之驅鱷衛輔之擊蛇凜凜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區區者何足爲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螞蟥也者亦

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氣鍾之  
偉人傑士而顧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  
若是豈欲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  
耳目以鼓舞天下之爲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  
下馬一祝雖不若韓孔之赫赫而彼卽旋避意其人  
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愈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鬪入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  
牽馬堂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秃皮皸骨瘦而首下

黔書下

七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垂老矣尙可戰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雖  
三歲之駒八尺之騾莫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  
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  
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卻之弗顧矣以  
之登山如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語之而  
輒應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焉箠策所勿用焉不惟此  
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跡之創甚也於是延馬  
醫而療之陳薦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鳴  
鳴作痛聲療左蹄則予左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

是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於樞側又曰昔者天墮之戰也履層崖逐虎狼瘴癘毒而芻糧絕衆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嬰鑠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充國之於金城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愛少而惡老嗟嗟馮唐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駟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並可比擬於賢士君子之林而況於通人語乎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証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貉隸掌與獸言王喬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云長鬣奚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欲取以贈賢云

黔書下

七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丁煒曰獸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兪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藥餌以永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爲伯樂哉昔朱忠亮爲四鎮節度不汰耄卒而曰吾於老馬尙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

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鬪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  
躋唐蒙拓疆通衢以來治黔不乏名賢曾未聞有與之  
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山  
連川交牂牁犍爲邛崃巴渝諸郡縣迢迢烏江一衣帶  
水耳蜀都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劔門灩澦之險也撞  
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葭宏之血鳥化杜宇  
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楊雄

黔書下

七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之儔摘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  
千百年以迄今日英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  
笑人良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  
饒土瘠蠻荒天末其地不靈卽偶有奇瑰倜儻之才生  
乎其間而耆舊不逮益州載籍誰留四庫况兵燹之餘  
家貧智短志墮學疎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  
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爲黔不當若是也遂於勸  
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叩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  
亦蘊藉深沈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以

濯磨而騰蹕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羣也難矣雖然黔土亦曾聞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宜無慚於衾影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宣揚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望也願黔士無以曹鄴邾莒小邦自囿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郎稱雄長可矣

附記 黃山谷跋秦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屮中頗

黔書下

七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爲根淵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

卷于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備後  
五年遇黔人詢及諸書云提學某以瘴區書盡散失學  
宮無復存者

丁煒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  
廢然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爲師張叔盛覽戶豈無  
人乎

黔書下

七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黔書勘誤表

卷次頁數行數誤正附記

卷序首 二 二 懷 懷

卷序首 二 十三 羈 羈

卷上 一 五 羈 羈

卷上 一 十一 阿 阿

卷上 五 一六 膏 膏

卷上 十一 十六 尤 尤

卷上 十二 九 土 上

黔書

勘誤表

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卷上 十三 一 天 天

卷上 十四 二 縛 縛

卷上 十五 一 茸 茸

卷上 十五 三 髻 髻

卷上 十七 十七 苗黑 黑苗

卷上 二六 三 醫 醫

卷上 三一 一 鳥 鳥

卷上 三三 十一 日 日

卷上 三八 十五 牽 牽

卷上 四三 十七 土 士

卷上 四四 十一 陣 陣

卷上 五二 十 難 難乎

乎字遺漏  
應添上

卷上 五三 十六 領 嶺

卷上 五五 二 蕻 苗

卷上 六一 六 臨 凌

卷上 六二 八 葭 葭

卷上 六五 八 冢 冢

卷上 六八 八 間 間

黔書

勘誤表

一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卷上 七四 十四 袁 袁

卷下 八 十一 兔 兔

卷下 十三 十 生 主

卷下 十三 十七 謨遠 遠謨

卷下 二十 五 會 會

卷下 二七 八 土 士

卷下 二九 十 性 姓

卷下 三二 四 土 上

卷下 三五 十一 筭 筭



卷下 三六 一 新麥 麥新

卷下 三九 十 箕 箕

卷下 四九 七 天瀨 瀨天

卷下 五四 七 虜 虞

卷下 五七 一三 日 日

卷下 五九 三 橙 燈

卷下 六六 六 計夕 夕計

卷下 六七 九 筭 筭

卷下 六七 十二 互 亘

黔書 勘誤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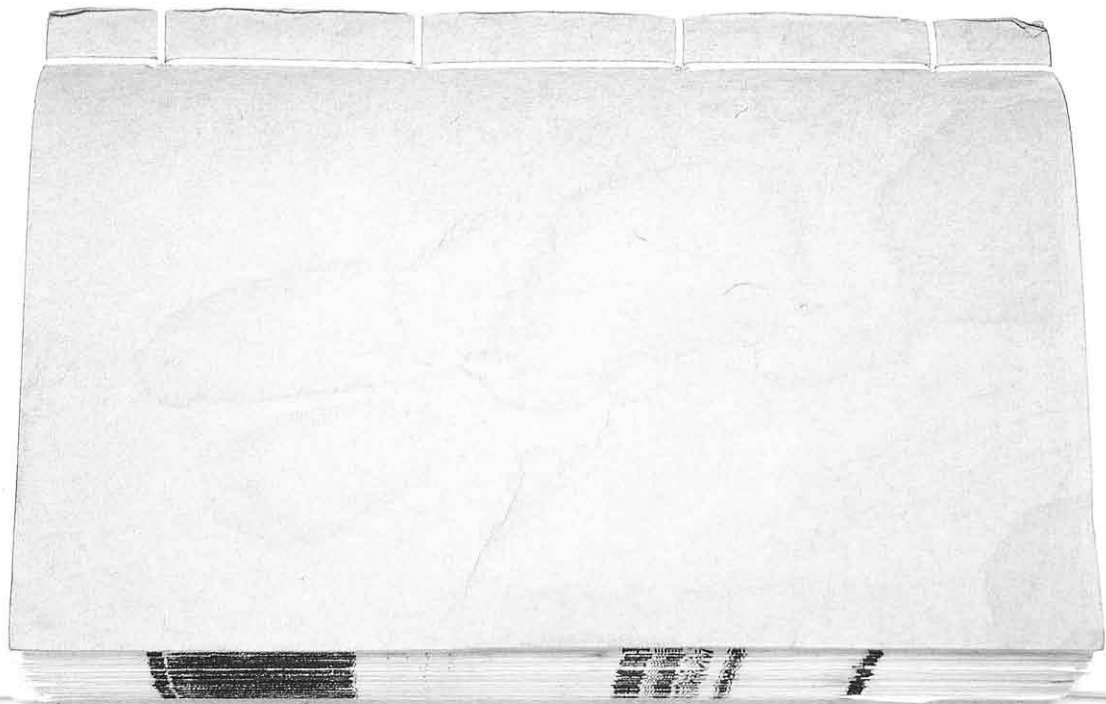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卷下 七二 九 扑 朴

卷下 七二 十二 髯 髯

卷下 七四 二 土 士



黔南叢書 第二集第三冊

庚午 秋志清贈于北平

修

黔南叢書第二集第六種

黔

書

據粵雅堂叢書本校印

筆山在城東十里筆架山在城東十五里下鍾山在城東二十里馬鞍山在城南十里鳳凰山在城南十五里上鍾山在城西五里麟山在城北五里滴水崖在城東南三十五里紅崖在城北十五里燕子崖在城北二十里馬鬣嶺在城北四十五里陡箐在城東七十五里以個箐在城東北八十里縱橫百餘里蒼蒼深翳廳地之至險者也又有著獐箐在城北七十里其東南三十五里爲黑勝關通威甯及本府地山腰懸壁數十丈以木架路容一人行下有天生橋險窄倍于蜀棧又東南六十里爲阿札壘路更峻峭廳

上合打鼓寨水及渭河烏慶河並注陸虜河州轄  
黔興西城安德崇善敦義永豐新化新民平定九里  
現在成熟田土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九畝有奇額徵  
秋糧並苳折米共七千一百五十三石有奇除支兵  
糧廩糈外餘米變價解繳道庫徵銀二百九十六兩  
有奇常平倉貯米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石有奇義  
倉一設城東關外官爲捐穀一設城內南廂一設永  
豐里一設平定里一設安德里皆民自行捐置學額  
歲科文武生皆十五名建有獅山書院義學二稅口  
二額解正羨銀二千七百二十二兩有奇又額收各

里三分計八百二十丈登以石門四本爲衛城明洪武二十年築

國朝乾隆四十三年重建城內爲長慶山東一里爲青螺山亦曰東山東二里爲崧山爲東壁山爲猿高山四十里爲木稀山巉崖陡峻路裁窄足昔設關守險之所也城南二里爲霽南山城西三里爲翠屏山天鼓山又西八十里爲七星山山有七峰置關其上楊慎云孔明禡牙之地也關下爲七星河源出威甯爲可渡河逕山下折而南逕雲南霑益州界入貴州境達粵西卽盤江之上流也兩崖壁削水出其中奔騰

黔南叢書

第二集第四冊

庚午秋志清贈于北平

序